



名著名译

苦难历程 (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苦难历程

(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王士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八 章

五个月来，达莎·捷列金娜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伊万·伊里奇临上前线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一千卢布，可是这些钱不久就花光了。幸而楼下有一套住房，里面住着彼得堡一位要员，早在一月就携眷逃走了，搬进来一个机灵的外国人马泰，收买绘画、家具和各种小玩意儿。

达莎把一张双人床、几幅版画和一些小瓷玩卖给了他。这些东西好像保留稔熟的气味一样，保留着往日痛苦的回忆，她却淡然地分手了。过去的一切一切都结束了。

她用卖东西的钱度过了春天和夏天。城市渐渐空了。从彼得堡只要坐一个小时的马车，到姐妹河对岸，就是前线。政府迁都莫斯科。皇宫张着被枪炮打穿了的空窗户望着涅瓦河。街上没有路灯。民兵没有多大兴趣去保护那些已经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每到黄昏，街上便会出现从前谁也没见过的可怕的人。他们趴窗户窥望，在黑暗的楼梯上乱窜，试试门上的拉手是否结实。要是谁家门户不严，门上没安十个钩子和链子，谁就要倒霉了。听到一阵可疑的沙沙声，便有几个陌生人闯进屋里。“举起手来！”——接着就扑到住户身上，用电线捆绑起来，然后不慌不忙地拿走一包包值钱的东西。

城里发生了霍乱。到了草莓成熟的时候，瘟疫更加可怕：人们在大街和市场上抽搐一阵就倒下了。到处窃窃私语。人们预料将有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据说，红军战士都把帽子上的五角星倒戴着——这是反对基督的标志，又说在施密特中尉桥上的小礼拜堂，外面锁着门，里面却出现了“白衣人”——这是要发大水的征兆。人们站在桥上指着大工厂不再冒烟的烟囱——它们立在火红的夕阳里，很像“魔鬼的手指”^①。

^① “魔鬼的手指”是民间对箭石的叫法。

工厂关门了。工人参加粮食征购队去了，有的回到农村。街上铺着的石头缝里，都长出了青草。

达莎并不天天出门，就是出去也趁早上——去上市场。那些没良心的芬兰女人，为一普特土豆可以要两条裤子。市场上越来越常出现红军战士，他们向空中鸣枪来驱散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卖土豆的芬兰女人和拿着裤子和窗帘的太太们。食物一天比一天难搞。有时，还是那个马泰救了她，拿来一些用旧东西换来的罐头和白糖。

达莎为了减少麻烦，尽量少吃东西。常常起得很早。要是有线，就缝缝衣服，或者找到一本标明一九一三或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书看看，惟一的目的就是什么也不想；不过，更多的时候，还是坐在窗前苦苦思索：说得更准确些，她的思绪一直围绕着一个黑点转悠。不久之前的那场惊吓、绝望和痛苦——这一切现在仿佛在脑子里凝聚成这个跟她毫不相干的硬块——后遗症。她瘦得厉害，就像十六岁的小姑娘。她也的确感到自己又像少女了，只是已经失却少女的欢乐。

夏天即将过去。白夜快结束了，喀琅施塔得后面的落照越来越阴沉。从五楼上敞开的窗口可以望得很远：暮色降临的空旷街道、楼房黑洞洞的窗户。家家都不点灯。过往行人的脚步声也很稀少。

达莎想：往后怎么办呢？这种麻木状态什么时候会结束呢？马上到秋天了，阴雨连绵，寒风又会在屋顶上怒号了。没有柴火。皮大衣也卖了。伊万·伊里奇也许会回来……但是，又将是愁苦相对、像火炭一样发红的灯、没有意义的生活。

需要鼓起勇气摆脱这种麻木状态，离开把她活埋了的这幢房子，离开这座垂死的城市！……那时，生活中将会出现新的东西。这一年来，达莎第一次想到“新的”。她一发现自己有了这种想法，心情激动起来，惊奇不已，仿佛透过灰心绝望的帷幕又闪耀出阳光灿烂的广阔天地的光辉——这正是她那次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所梦想的境界。

接着，开始日日思念伊万·伊里奇：她怀着一种新的、近似姊妹的感情怜惜起他来，怀着惋惜回忆起他那耐心的关怀，他那毕竟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的好心肠。

达莎在书橱里找到别索诺夫三本白色的诗集——这是完全化为灰烬了的回忆。将近黄昏的时候,在一片寂静中,燕子像黑箭似的从窗前掠过,她读着他的诗篇。她从这些诗篇里找到了抒写她自己的悲愁、孤独的词句,找到了将在她的坟头呼啸不已的黑风……达莎沉入幻想,然后哭了一阵。第二天早晨,她从箱子里的樟脑球中间翻出结婚做的衣裳,动手翻改。跟昨天一样,燕子飞来飞去,太阳发出暗淡的光芒,在一片沉寂中,远远传来稀稀落落的敲击声,有时传来一阵破裂声,不知是什么东西沉重地倒在马路上:大概是胡同里有人在拆木头房子。

达莎不慌不忙地缝着衣服。她手指太瘦了,顶针直往下掉,有一次差点儿落到窗外。无意中想起,她正是戴着这根顶针坐在姐姐家前厅里的一个木箱上,吃着果冻面包。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卡佳跟丈夫吵嘴,动身去巴黎。她戴着一顶小帽,上面插着一根既惹人喜欢、又显得无求于人的羽毛。她已经走到门口才转过身来,看见达莎坐在箱子上,猛然想起来。“达纽莎,跟我一块儿走吧……”达莎没跟她走。可是现在……恨不得一步走到巴黎……达莎是从卡佳的来信中了解巴黎的:它是天蓝色的,像丝一样柔软光滑,像装香水瓶的纸盒一样散发着香气……她一边缝衣服,一边激动得直叹气。马上走!……听说没有火车,还不准到国外去……徒步走试试,背上一个背包,穿过森林、高山、田野、碧蓝的河流,经过一个个国家,一直走到那美妙、优雅的城市……

她甚至落下几滴泪。多么傻,啊,多么傻!到处是战争。德国人正用大炮轰击巴黎。真想入非非了!难道不让人过平静和欢乐的生活,是公正的吗?……“我做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了呢?……”顶针滚到沙发椅底下,透过泪水,太阳的轮廓扩大了,燕子像在旷野里似的尖叫着,飞来飞去:燕子是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的——它们只要有苍蝇和蚊子吃就行……“可我一定要走,一定走!”达莎哭起来……

后来,过道里传来几下稀落而固执的敲门声。达莎把针和剪刀放在窗台上,把正在缝的衣服攥成一团擦干眼泪,扔到沙发椅上,走去询问——什么人敲门……

“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捷列金娜住在这儿吗?……”

达莎没回答，趴到钥匙孔向外看。外面的人也俯下身，对着钥匙孔小心翼翼地看：

“给她捎来一封从罗斯托夫来的信……”

达莎马上打开门。走进一个陌生人，穿着一件揉皱了了的士兵大衣，戴着一顶破制帽。达莎害怕了，向后退了一步，伸出双手去推他。那个人急急忙忙说：

“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上帝的面上……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认不出来我了？……”

“不，不……”

“库利切克，尼卡诺尔·尤里耶维奇……律师助手。您总该记得谢斯特罗列茨克？”

达莎放下手，仔细打量这张好久没刮、鼻子尖尖的瘦脸。他那专注而机灵的眼睛皱起鱼尾纹，说明他已习惯于小心谨慎，歪着嘴，说明他的果决和残酷。他像一只小野兽，正在窥探有没有危险。

“难道真忘了，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为您去世的姐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莫科夫尼科夫当过助手……曾经热恋过您，您当时一顿训就把我撵跑了……想起来了么？”他突然憨厚地笑了，这种笑容颇有些被遗忘的“战前的”神态，达莎全都想起来了：平坦的沙岸、暖和和、懒洋洋的海湾上空充满阳光的雾霭、自己那副“碰不得”的架势、连衣裙上系着少女的蝴蝶结、爱上了她的库利切克，而她出于少女的高傲根本瞧不起这个人……还有沙丘上日日夜夜煞有介事地喧响着的高大松树的气味……

“您变得真厉害。”达莎用颤抖的声音说，向他伸出了手。库利切克机灵地托住，吻了一下。尽管他穿着一件步兵大衣，可是一看就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骑兵里当差。

“请允许我交给您一封信。请允许我找个地方把皮靴脱下来……这封信，请原谅，藏在包脚布里。”他意味深长地瞥了达莎一眼，跟在她身后走进一间空屋子，坐在地板上，皱紧眉头，往下脱一只肮脏的皮靴。

信是卡佳写来的，就是她在罗斯托夫交给捷季金中校的那封信。

达莎读了头两行，就尖叫了一声，用手抓住喉咙……瓦季姆阵亡

了！……她一目十行地把信看了一遍。然后又贪婪地读一遍。她浑身无力地坐到沙发椅的扶手上。库利切克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

“尼卡诺尔·尤里耶维奇，您见到我姐姐了吗？”

“没见到。信是一个人在十天前交给我的；这个人说，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离开罗斯托夫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的天哪！她现在在哪儿？她怎么样了？”

“遗憾得很，没法打听清楚。”

“您认识她丈夫吗？瓦季姆·罗辛！……阵亡了……卡佳在信里说的——啊，这有多么可怕！”

库利切克惊奇地扬起眉毛。信在达莎细瘦的手里一个劲儿打颤，他接过来，用眼溜了一下，看到关于瓦列里扬·奥诺利告诉卡佳丈夫死了那一段……库利切克的嘴角不怀好感地向上一撇：

“我向来认为，奥诺利为人卑鄙……照他的说法，罗辛是在五月死的。对吧？这就太奇怪了……可我好像后来还见到过他。”

“什么时候？在哪儿？”

但是这时，库利切克探出他那狞恶的鼻子，用尖利的目光逼视着达莎。不过，这种凶相只流露一刹那。达莎那急得如火的眼睛、扣在一起的冰冷的手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在这里是安全可靠的：尽管她丈夫是红军军官，可她绝对不会出卖他。库利切克凑到达莎眼皮底下问：

“屋子里只有我们俩吗？（达莎匆忙点点头：是的，是的。）听我说，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对您说出我的秘密，就使我的性命掌握在……”

“您是邓尼金的部下？”

“是的。”

达莎把手指捏得嘎巴响，愁苦地望望窗外——望望那高不可攀的蓝天。

“在我家里，您不必担心……”

“这一点我相信……我想求您让我在这儿住几天。”

这句话他说得很坚决，几乎用威胁的口吻。达莎低下头：

“好吧……”

“不过,要是您害怕……(他往后退了两步)不会吗?您不会害怕吧?(又往前凑凑)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您没什么值得怕的……我很小心……只在夜里出去……没一个人知道我在彼得堡……(他从制帽的里子里取出一份红军证)在这儿……伊万·斯维谢夫。红军战士。证件是真的。我自己搞到的……对了,您想知道瓦季姆·彼得罗维奇的情况吗?照我看,这里面有点儿问题……”

库利切克一把抓住达莎的手,握得紧紧的:

“这么说,您是跟我们站在一起了,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好,谢谢。一切知识分子、一切受侮辱、受折磨的军官,都集合在志愿军的神圣旗帜下。这是一支英雄的军队……您将会看到:俄罗斯会得到拯救,拯救它的将是这些白手。那些蛮横霸道的巴掌,让它们赶快从俄国滚开!不要再搞温情主义了。劳动人民!我刚刚坐在火车盖顶上走了一千五百俄里。算看到劳动人民什么样了!纯粹是野兽!我敢肯定说:只有我们屈指可数的英雄,才在自己心里怀念着真正的俄罗斯。我们将用刺刀把我们的法律钉在塔夫利达宫^①的正门上……”

达莎被这滔滔不绝的话弄得不知所措……库利切克伸出黑黑的指甲向空中刺去,讲得嘴角上白沫横飞。想必是由于他坐在火车盖顶上沉默太久了的缘故。

“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对您什么也不隐瞒……我被派到这儿,到北边,为了侦察情况和招募人员。很多人还不了解我们的力量有多大……在你们的报纸上,我们不过是白卫军匪帮,可怜的一小撮,用不了一两天就会把我们地球上彻底消灭……怪不得很多军官都不敢来……可您知道在顿河和库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吗?顿河阿塔曼的军队,像滚雪球似的不断扩大。沃罗涅日省已经把红军赶跑了。斯塔夫罗波尔正受攻击……我们指望不久阿塔曼克拉斯诺夫就会进军伏尔加河,攻占察里津……不错,他跟德国人勾勾搭搭,不过这是暂时的……我们邓尼金部队,正在像参加阅兵式似的向库班

① 塔夫利达宫在列宁格勒,原为俄国杜马的会址,二月革命时曾在这里召集首都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南部挺进。托尔戈瓦亚站、季霍列茨站和大公站，都被我们占领了。索罗金被打得落花流水。所有的哥萨克村庄都欢天喜地迎接志愿军。在白土站一带，我们进行了一场马麦大战^①，我们踏着堆成山的尸体前进，连您最恭顺的仆人也是血浸到腰。”

达莎望着他的眼睛，吓得脸色苍白。库利切克傲慢地笑了笑：

“您以为这就算完了吗？这不过是报复的开始。大火将燃遍整个国土。萨马拉省、奥伦堡省、乌法省、整个乌拉尔，都将陷于火海。农民的优秀分子自己组织白军。整个伏尔加河中游落在捷克人手里。从萨马拉到海参崴，到处是暴动。要不是该死的德国人，整个小俄罗斯会团结一致起来反抗。伏尔加河上游的城市都是火药库，只差放导火线了……我不会让布尔什维克再活上一个月，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库利切克兴奋得颤抖起来。现在他已经不像小野兽了。达莎望着他的脸，这张鼻子尖尖的脸，被草原的风灼烫过，在战火中受过锻炼。这是一种火热的生活闯入她透明的孤独中。达莎感到太阳穴疼得要命，心也跳得厉害。当他龇露出细小的牙齿卷烟时，达莎问：

“你们会胜利的。不过总不能永远打仗……以后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他深深吸了几口烟，眯缝起眼睛。“以后还要跟德国人打，直到彻底胜利，我们将以最伟大的英雄身份参加和平会议，以后再靠协约国、整个欧洲的努力重建俄国，恢复秩序、法律、议会和自由……这都是将来的事……不过目前……”

他突然用手抓住右边的胸口，摸摸军大衣里面的什么东西，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掏出一块撕成两半的硬纸壳儿——从纸烟盒上撕下的盒盖——用手指头摆弄了几下。他又用炯炯的眼神逼视着达莎。

“我不能冒风险……您看，是这么回事……你们这儿街上常常搜身……我把一件东西交给您。”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张硬纸壳儿，从里面取出一张用名片剪成的不大的三角形。上面用手写着两个字母：O 和 K……“您把它藏起来，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当最神

① 马麦是金帐汗国的汗王，一三八〇年被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击败于库利科沃战场，史书称“库利科沃战役”。

圣的东西保存好……我会教给您怎么使用它……请原谅……您不害怕吗？”

“不怕。”

“好样儿的，好样儿的！”

达莎自己也莫名其妙，她竟然被一种强烈的意志所支配，卷进波及两京和大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的所谓“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的阴谋中心。

库利切克作为邓尼金大本营的密使，行为轻率得几乎不可思议：没谈上几句话，竟然完全信任一个并不太熟识的女人，一个红军军官的妻子。不过，他从前曾热恋过达莎，现在望着她那双灰色眼睛，也不能不相信她，因为这双眼睛在告诉他：“请相信我好了。”

当时支配人的意志的是灵感，而不是冷静的思考。事变的飓风在咆哮，人的海洋在汹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拯救正在下沉的轮船，于是站在颠簸的舰桥上，挥舞着手枪指挥：右舵或左舵。当时似乎觉得无边无际的俄国周围到处都是白卫军的人马，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眼睛由于仇恨而模糊了。错觉所产生的幻影，便在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中出现了。

正是这样，有人觉得，布尔什维克马上会垮台，是毫无疑问的事；他们觉得干涉军队已经从世界各地乘船出发，赶来支援白军；他们觉得一亿俄国农民准备为立宪会议祈祷；他们觉得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帝国各个城市只等一声令下，便会赶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二天就恢复秩序和议会的法制。

从只带着一套换洗衬衣衣逃到南方去的彼得堡贵夫人，到那位无所不知的米柳科夫教授^①，所有的人都在欺骗自己，梦想着那些幻影；比如那位教授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了事件发展的历史前景，现在正含着傲视一切的微笑等待事件的结果。

所谓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就是相信这些令人宽慰的幻影

① 米柳科夫(1859—1943)，俄国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的创办人之一，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是在一九一八年初春,委任的阿塔曼卡列金自杀、科尔尼洛夫率军撤出罗斯托夫之后,由鲍里斯·萨文科夫^①建立的。这个同盟仿佛是志愿军的地下组织。

这个组织的首领,就是难于捉到、秘密活动的萨文科夫。他常常染了胡子在莫斯科串来串去,穿着一件英国式的军装上衣,扎着黄色的护腿套,罩着保护色大衣。“同盟”采取军队编制:参谋部、师、旅、团、反间谍机构和各种勤务部门。在参谋部里坐镇的是佩尔胡罗夫上校^②。

盟员的招募工作,按照严格的秘密方式进行。每个人只能认识另外四个人。事情一旦暴露,只会有五个人被捕,不会牵连别人。参谋部所在地和领袖的姓名,对所有的人都保密。凡是要求加入同盟的人,都由团长或其他首长登门拜访,询问情况,预付一笔费用,将住址编成密码,记入卡片。这些卡片上用圆圈表示盟员的数目,标明住址,每周向参谋部汇报一次。检阅力量在林荫路的纪念像跟前进行,这时,前来参加检阅的盟员,或者按特定方式敞开大衣的前襟,或在大衣上规定的地方系一根带子。联络员都发给一个用名片剪成的三角形,上面写着两个字母:第一个字母代表暗号,第二个字母代表城市。在交验证件时,必须把这个三角形跟原来从上面剪下三角形的纸片对好。同盟拥有相当多的情报人员。四月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出决定,停止怠工并参加苏维埃机构的工作。这样一来,盟员就钻进国家机关的中心。有一部分人还混入莫斯科的民兵队伍。连克里姆林宫里也安插了坐探。他们渗透到军事监察机关里,甚至打入最高军事会议。克里姆林宫似乎被他们的情报网牢牢缠住了。

当时以为,德军元帅埃赫霍恩的军队占领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盟员中间有强大的亲德流派——他们相信世界上只有德国的刺刀厉害——但总方针仍然是依靠协约国。同盟参谋部甚至规定了德

① 萨文科夫(1879—1925),反动政客,曾加入社会革命党,后来跟邓尼金勾结,从事反革命地下活动,发动叛乱。

② 佩尔胡罗夫(1876—1922),俄军上校,曾策动雅罗斯拉夫尔叛乱(参看第十章),失败后投高尔察克,后被处决。

军进入莫斯科的日期——六月十五日。因此决定放弃攻取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打算，把同盟的军队调往喀山，炸毁莫斯科近郊的一切桥梁和水塔，在喀山、下城、科斯特罗马、雷宾斯克、穆罗姆发动暴乱，跟捷克人会师，以乌拉尔和富饶的外伏尔加地区为基地，开辟东方战场。

达莎听信了库利切克的话，甚至他说的每一个字；俄国的爱国者——或者按照他的叫法，叫做精神骑士——正在为伟大的目标而战斗，将使那些厚颜无耻的卖土豆的芬兰女人永远绝迹，将使彼得堡的大街灯火辉煌，将使华装丽服的快乐的人群上街游逛，而在悲观失望的时候，可以戴上小帽，插一根羽毛，乘车去巴黎……将使夏园附近的旷野里不再出现“蹦跹蹦”。将使秋风不再在达莎儿子的坟头呼啸。

这些诺言都是库利切克喝茶聊天时答应她的。她饿得像狗似的，把她储存的罐头吃了一半，甚至抖着盐吃生面。一到天黑，他就带上门钥匙，不知不觉地溜走了。

达莎回到卧室去睡觉。拉上窗帘，躺下来，就像在难捱的失眠时刻经常发生的那样，各种念头、形象、回忆、突然的领悟、热烈的悔恨，一齐争先恐后、你推我搡地奔凑而来……达莎辗转反侧，把双手伸到枕头底下，忽而仰着，忽而趴着……毯子扎人，沙发的弹簧顶着肋骨，床单滑落到地板上……

这一夜过得太糟了——像一生一样漫长。达莎脑子里的黑点又复活了，把有毒的根伸向一切秘密的脑海里。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悔恨、铸成大错和犯罪的感觉？她但愿能搞个明白！

直到后来，窗帘有些发青了，达莎在各种幻念的轮舞中旋转得疲倦了，浑身无力，心情也平静了，这才痛痛快快、老老实实在地彻底谴责自己——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她在床上坐起来，把头发挽成个髻，用卡子别住，把裸露的瘦胳膊放到膝盖上，沉思起来……她孤独，她耽于幻想，她是什么人也不爱的冷冰冰的女人——永别了，你见鬼去吧，你不值得怜惜……你在夏园跟前受了“蹦跹蹦”的惊吓，那是活该，那场惊吓还不够，应该让你受到更厉害的惊吓……这回你该完蛋了……现在，亲爱的，你可以

乘风飞翔了，飞吧，飞吧，他们让你上哪儿，你就往哪儿飞吧，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吧……你没有自己的意志……你只是亿万中间的一个……多么平静的心情，多么大的解脱！……

库利切克一连出去了两天两夜。他不在的时候，来过好几个人，都是身材高大、穿着破西装上衣、神色有些惶惑、但都很有教养的人。他们俯身朝着钥匙孔说出暗号。达莎放他们进来。听说“伊万·斯维谢夫”不在，他们并不马上走开：有一个人突然讲起他家的不幸，另一个人请求允许他抽烟，像取什么娇贵东西似的从带花字的烟盒里抽出一支苏维埃造的发臭的烟卷，夹着法国腔诅咒那些“鱼鳖虾蟹代表”。还有一个人竟毫不隐讳地告诉她：他已经准备好一条小汽艇，放在克列斯托夫岛上，在别洛谢利—别洛泽尔宫旁边，他把珍宝也从保险柜里弄出来了，可就在这时候，孩子患了百日咳，一个个病倒了……真不走运！……

看样子，他们都喜欢跟这个瘦弱、大眼睛、年轻可爱的女人聊聊天。临走还吻吻她的手。达莎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阴谋家都傻里傻气的，很像哪一出不大高明的喜剧里的角色……几乎他们所有的人都斟酌着词句地问她：“伊万·斯维谢夫”是否带来了活动经费？归根结底，他们最为相信“布尔什维克这段愚蠢事件”马上就要结束。“德国人要占领彼得格勒，哼，真不费吹灰之力。”

库利切克终于露面了——又是饥饿不堪，肮里肮脏，而且心事重重。他问他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人来过。达莎做了详细介绍。他齙着牙：

“这些卑鄙的东西！都是来支取预付金……这还叫什么近卫军！他们那高贵的屁股舍不得离开沙发椅，指望德国人来解放他们：报告大人，布尔什维克统统吊死了，一切都正常……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二十万的军官编制，可真正的精神英雄，在德罗兹多夫斯基手下有三千，在邓尼金手下有八千，在我们这儿，‘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里，有五千。就是这这一点……其他的人都哪儿去了？都把他们的灵魂和良心卖给了红军……还有一些人在熬鞋油，卖烟卷……几乎整个参谋总部都投靠了布尔什维克……太可耻了！……”

他吃饱了拌盐的生面，喝点儿白开水，就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叫醒达莎。她连忙穿好衣服，来到餐室里，库利切克扮着鬼脸，围着桌子来回乱转悠。

“喂，您怎么样？”他对达莎急不可待地喊道，“您能冒险吗？做出巨大的牺牲、忍受千辛万苦吗？……”

“能。”达莎说。

“在这儿我谁也信不着……刚得到不好的消息……需要到莫斯科去一趟。您能去吗？”

达莎只是眨眨眼睛，扬起眉毛……库利切克跳起来，按她在桌旁坐下，自己也坐到紧跟前，膝盖都碰到了她，然后对她讲，到莫斯科要找什么人，口头传达彼得堡组织的哪些情况。他讲得慢而热烈，极力把这些话塞进达莎的脑海里。他让她重复一遍。她顺从地重复一遍。

“太棒了！您真聪明！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他又跳起来，使劲搓着手。“那么，您的住宅怎么办？您可以到房管会去说一下，要到卢加去一个星期。我在这儿再待几天，随后就把钥匙交给主任……好吗？”

由于情况的急剧变化，达莎搞得蒙头转向。她奇怪地觉察到，自己竟然毫不反抗，到什么地方都行，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库利切克提到住宅时，达莎回头望望枫木橱柜：“多么灰暗难看的碗橱，跟棺材似的……”不禁想起那些引诱她飞上广阔的蓝天里的燕子。她于是想象到，离开这落满尘土的笼子，飞进疯狂、广阔的生活里，该有多么幸福……

“什么？住宅？”她说。“也许我不会回来了。您看着处理吧。”

库利切克不在时来过的一个人，大高个儿，长脸，耷拉胡，态度殷勤，他把达莎安排到一节硬席车厢上，车厢里的玻璃都打碎了。他俯下身子，用低沉的声音附耳说：“您的功劳不会被忘记的。”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了。临开车之前，还有一些人从火车跟前跑过，用牙叼着包裹爬进车窗。车厢里挤得更厉害了。有人爬到行李架上，有人钻到座位底下，就在那里划着火柴，悠然自得地抽起叶子烟。

火车慢吞吞地爬行着，经过雾气弥漫的沼泽，那里的工厂烟囱已经不冒烟了，经过发霉的池塘。在灿烂阳光下，远处的普尔科沃山一掠而过，在那里，被世人遗忘的富有智慧的天文学家，还有七十高龄的格拉泽纳普本人，继续计算宇宙间星体的数量。矮小的松苗、松林、别墅，也都一闪而过。一连几个车站，再不放任何人上车——派武装人员看守。现在车厢里尽管人语喧哗，倒也相安无事。

达莎坐在两个前线士兵中间，被挤得紧紧的。从上面的铺位上耷拉着一个快活的脑袋，还不时插嘴，参加谈话。

“喂，怎么了？”上铺有人问道，笑得喘不上气来。“喂，您怎么办呢？”

达莎对面，在两个心事重重、默默不语的女人中间，坐着一个一只眼的干瘦的农民，留着耷拉胡，下巴上也胡子拉碴，头戴草帽。他的布衫是用口袋改的，脖子上用布带扎着。腰带上挂着一把木梳和一小段变色铅笔，怀里不知揣着一些什么纸。

开头，达莎没有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可是，看样子那个一只眼讲的故事非常有趣。渐渐地所有座位上的人都掉过头来，车厢里肃静了许多。一个带枪的士兵蛮有把握地说：

“嗯，我明白您的话了，您呀，一句话，是个游击队，是马赫诺手下的。”

一只眼沉默了一会儿，在胡子里狡黠地笑了笑：

“你们听到的消息不少，老弟，可惜不是那么回事。”他用粗糙的手掌侧面在胡子底下抹了一下，抹掉笑容，然后甚至用一种郑重其事口吻说：“他们是富农的组织。马赫诺……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地区活动。他们那里每家都有五十亩地。我们是另一码事。我们是红色游击队……”

“嗯，那你们干什么呢？”那个快活的脑袋问。

“我们活动的地区是切尔尼戈夫地区，原来叫切尔尼戈夫省，还有涅任地区的北部。懂吗？还有，我们是共产党。对我们说来，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地主老爷、黑特曼的伪军、自己村里的富农，都是一路货色……从这里可以看出，把我们跟马赫诺分子当成一码事不行。懂吗？”

“嗯，懂了，我们又不是傻瓜，你就往下讲吧。”

“往下讲是这么回事……跟德国人打了这场仗，我们都泄了气。退到科舍列夫大森林，钻到深山老林里，只有狼在那里住。歇了一阵子。附近村子里的人跑来找我们。说是日子没法过了。德国人真要动手剿灭这一带的游击队。给德国人帮忙的还有伪军：他们没一天不来村子里，接到富农的告密，抓起来就打。我们的弟兄听到这些话，都气坏了——连气都喘不上来。这时，又有一支队伍也来到这里。在森林汇合了一大批人马，足有三百五十人。我们选出了队长——韦尔基耶夫的游击队员，戈尔塔准尉。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应该朝哪个方向开展活动，于是决定把杰斯纳河监视起来，因为德国人常常从这条河运军需物资。我们就出发了。选好了地形，在那一带轮船必须贴岸走。埋伏下来……”

“嘿，你可真行！后来怎么样了昵？”上铺的那个脑袋问。

“就这样呗！轮船开过来了。‘站住！’前排的人发出命令。船长不听，便打了一排枪。轮船自然就靠岸了。我们立刻上了甲板，布置岗哨——检查证件。”

“真是照章办事。”那个士兵说。

“轮船上运的是鞍子和马套。押船的是两个上校，一个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另一个雄赳赳的，是个年轻人。另外，船上还运着药品。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站在甲板上检查证件；就见两个共产党员朝我走来，他们都姓彼得罗夫斯基，一个叫彼得，一个叫伊万，家住在波罗江卡地区。我马上猜到是怎么回事，便不露声色，好像我根本不认识他俩。打起官腔，厉声问道：‘拿出证件……’彼得罗夫斯基把证件交给我，里面有一个用卷烟纸写的字条儿：‘皮亚夫卡同志，我跟弟弟一起离开切尔尼戈夫，前往俄国，请您对待我们不要客气，以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因为周围有特务……’好吧……检查完证件，把鞍子、马套、药品，还有十五箱酒都卸下船——这酒可以给我们的伤员壮壮身子。应该为船上的医生说句公道话，他倒真像一位英雄。他喊道：‘我不能把药品交出去，这不符合任何法律，而且也不符合国际公约。’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也有伤员，所以说，不是国际公约，而是人道公约要求你们：交出药品！……’我们还逮捕了十个军

官，弄到岸上，就把船放走了。一到岸上，那个老上校就大哭起来，请求我们别杀死他，还提到他的许多战功。哼，我们想：‘动他干吗，反正他也快死了。’我们在宽宏大度的压力下把他放了。他一下子就钻林子了……”

上铺的那个脑袋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一只眼等大家笑完了，又接下去讲。

“还有一个，是军事长官手下的小官儿，给我们的印象挺好，不管提出什么问题，都回答得挺麻利，态度也挺自然，我们把他也放了……剩下的带进树林里……全都枪毙了，因为他们谁都不肯说什么……”

达莎屏住呼吸望着那个一只眼。他的脸孔很平静，布满饱经忧患的皱纹。惟一见过世面的眼睛，是灰蓝色的，瞳人很小，沉思地望着窗外闪过的松树。过了一会儿，一只眼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不过，我们在杰斯纳河上可没待多久——德国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退到德罗兹多夫大森林。把战利品分给农民；酒，不错，一个人喝了一杯，剩下的都送到医院去了。这时候，我们左边有克拉皮维扬斯基带领的一个大队伍在活动，右边有马鲁尼亚。我们的共同任务是，偷偷靠近切尔尼戈夫，以突然袭击占领它。要是我们这些队伍有密切的联络就好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联络——所以我们就晚了。德国人天天派出步兵、炮兵和骑兵到处跑。我们的存在，使他们伤透脑筋。比方说，他们刚刚离开村子，村子里立刻就组织起革委会，把一两个富农吊在杨树上……就在这时，派我到马鲁尼亚的队伍去弄钱——我们太需要钱了……我们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弄到吃的，都付现钱，我们不许抢老百姓东西，谁违犯，就枪决。我赶着大车奔科舍列夫大森林。到了那里，我跟马鲁尼亚谈了情况，领到一千卢布的克伦斯基票子，动身往回走……到了茹科夫卡村旁边——我刚一下沟，就有两个骑马的赶上我，他们是茹科夫卡革委会派出的巡逻兵。‘你上哪儿去？——德国人来了！’‘在哪儿？’‘正往茹科夫卡开过来。’我往回走……把马赶进灌木丛，从车上跳下来……我们三个人开始合计，应该怎么办？要想集合大批人马跟德国人干，是办不到的。他们整整一个纵队，在炮兵掩护下向前推进……”